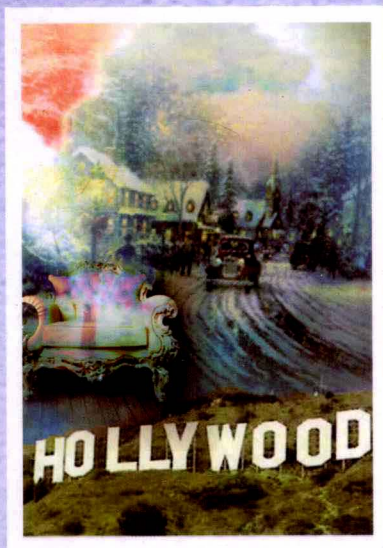


张爱玲最为欣赏
村上春树至诚推崇

菲茨杰拉德文萃

最后的大亨

The Last Tycoon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李 寄 李庆国 译

東 方 出 版 社

菲茨杰拉德文萃

Selected Works of F. S. Fitzgerald

王 宁 主编

最后的大亨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李 寄 李庆国 译

東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大亨/ [美]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 S.) 著; 李寄, 李庆国译.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菲茨杰拉德文萃 / 王宁主编)

书名原文: *The Last Tycoon*

ISBN 978-7-5060-3964-2

I. 最… II. ①菲… ②李… ③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2636 号

最后的大亨

ZHUIHOU DE DAHEN

[美]菲茨杰拉德 著 李寄 李庆国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http://www.peoplepress.net>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5 字数: 215 千字

ISBN 978-7-5060-3964-2 定价: 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菲茨杰拉德：一个时代的 桂冠诗人和代言人

——代总译序

美国大作家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是近年来随着其《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等作品的中译本的传播，才渐为中国广大读者知悉的。然而，相对于菲茨杰拉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对菲茨杰拉德的翻译和评论工作可说是远远不够。因此，《菲茨杰拉德文萃》的出版，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菲茨杰拉德的一生及其创作，同追求时尚的美国东海岸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出生于家境不佳的小商人家庭，上学读书全仰仗亲友们的资助。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以后，他积极参加学校的戏剧团体活动，并同当时著名的诗人毕肖普以及文学评论家威尔逊过从甚密。他这时已经如醉如痴地爱上了文学，他曾对文学评论家威尔逊说过：“我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呢？”^①他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真的成了一名声名赫赫的大作家，偕同美貌的金发女郎，出没于灯红酒绿的场所，过着终日纸醉金迷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打破了菲茨杰拉德的美妙幻想。人生价值的丧失，前途理想的渺茫，都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打击，致使他对中产阶级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怀疑，终日迷惘、踟蹰在“荒原”上。但他仍未失去当一名作家的信心和决心，他有足够的生活准备和技巧准备的，其中包括生活积累和技巧训练。在战时的军队训练营里，步兵少尉菲茨杰拉德以惊人的毅力奋笔疾书，写下了处女作《此岸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 1920）。

《此岸天堂》使菲茨杰拉德一举成名，其重大意义和成就，“证明了菲茨杰拉德有他自己的才能，如流利而富于形象性的叙事风格、喜剧感和天生善于捕捉他人对话语言的听觉本领等等。不过它令人难忘的特色还在于它宣告

^① 转引自《世界文学》，1980年第6期，第195页。

了标准的变化”^①，也证明了菲茨杰拉德完全有资格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代言人。今天，在美国各大学的文科，《此岸天堂》连同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被公认为是研究“迷惘的一代”的必读书。当年的穷大兵菲茨杰拉德因为《此岸天堂》的成功，也得以与倾心已久的富家美小姐赛尔姐成婚，金童玉女俨然神仙伴侣，但天意弄人，后来赛尔姐得了精神病，严重地打击了菲茨杰拉德的身体和创作能力。

美国的1920年代，不只是幻想破灭和寻欢作乐的时代，也是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那个时代被称为“爵士时代（爵士乐时代）”，因为菲茨杰拉发表过《爵士时代的故事》（*Tales of the Jazz*，1922）等作品。菲茨杰拉德有“爵士乐时代的优秀编年史家”之称，取得了“作为爵士时代的首领和桂冠诗人”^②的地位。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创作只持续了十几年时间。我们可从其创作中找出一条发展线索，这就是“幻想一崩溃一毁灭”的过程，而《此岸天堂》是这条线索的开始。其后在短篇小说《戴立林坡错了》（*Dalyrimple Goes Wrong*）等作品中，菲茨杰拉德对社会的揭露更加深刻，对理想和价值幻灭的表现尤甚。随着创作日臻成熟，菲茨杰拉德对美国社会的厌恶、揭露和批判的程度也愈益强烈。菲茨杰拉德发表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成了“某种悲剧性的田园诗”^③，通篇弥漫着一种悲剧性的压抑气氛。虽然在一系列描写中仍可看出旧时富于浪漫传奇色彩的痕迹，但整篇作品的基调却是严肃的，该小说“也许是对贵族团伙充斥的那个时代以及产生出这些团伙的社会条件的最深刻的小说式的分析。”^④

《了不起的盖茨比》一般被认为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小说和代表作，体现了菲茨杰拉德精湛的艺术造诣。小说的篇幅不长，但构思巧妙，着意描写了人物的内在感情。菲茨杰拉德以凝炼、精确的风格，细致入微的描写，熟谙自如的象征比喻，以及散文诗一般的优美语言而蜚声美国文坛。我们从中

① 见马尔科姆·考利《菲茨杰拉德——金钱的罗曼史》，载《美国文学丛刊》1982年第3期。

② 参见伊恩·欧斯比（Ian Ousby）《美国五十部小说评介》（*An Introduction to Fifty American Novels*），伦敦和悉尼，1977年版，第208页。

③ 见《世界文学》，1980年第6期，第205页。

④ 见斯卡利·布雷德里（Sculley Bradley）等编《美国文学的传统》（*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第2卷，纽约：诺顿，1967年版，第814页。

既可见到浓郁的现实主义生活气息，又可感觉出浪漫主义的神秘气氛。著名评论家卡津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写出了“最动人心弦的美国悲剧”，而菲茨杰拉德的名字也和这部小说“永存于世”^①。人物的悲欢离合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忧伤心境，含蓄深沉的描写寄予着深刻的主题：上流社会虚伪空虚，必然要走向崩溃的境地。菲茨杰拉德作为“爵士时代”的歌手，为上流社会行将崩溃的命运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继《夜色温柔》之后，菲茨杰拉德又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末代大亨》（*The Last Tycoon*，1941）在他死后也出版了。虽然这些作品仍不失其往日的艺术特色，但从中能够看出杰出文学家的菲茨杰拉德的创作已陷入了危机。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至少可以把菲茨杰拉德作品的重要意义概括如下：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表明了“美国梦”的幻灭。作为“迷惘的一代”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真实地揭示了一战后西方一代青年的精神危机。虽然他不像海明威那样亲身参加过战争，但是那个时代打在他心灵上的印记却是难以抹去的。正如斯比勒所指出的那样，“比较年轻的这一代作家，大部分出生于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在国家作为一个世界列强而成熟时成长起来，他们很容易认为自己在成年时就似乎陷入了西方文明的崩溃之中，他们自己也因此处于‘迷惘’的状态。”^②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是“金钱的罗曼史”，是考察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资料，他本人也被恰当地称为“1920年代富人的分析家”。菲茨杰拉德不仅写了青年人对金钱的追求，如《戴立林坡错了》、《富家子弟》（*The Rich Boy*）等，而且还写了对金钱的幻灭（如《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因此也带有对拜金主义的鞭挞和批判。作为勇敢地正视现实生活的作家，菲茨杰拉德在自己的小说中为上流社会的必然衰亡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在他的作品中既可见到他对上流社会人士“高雅风度”的追求和向往，又可见到他对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赤裸裸的揭露，其后期的作品对资产阶级文明的鞭挞也愈益犀利和深刻。

① 参见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在民族的土地上》（*On Native Grounds*），纽约：双重时代公司，1956年版，第246页。

② 罗伯特·斯比勒（Robert E. 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The Cyc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59年版，第185-186页。

菲茨杰拉德在美国和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已无可非议。菲茨杰拉德是“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作家之一”^①；是“他那一代人的历史学家，并且长时间作为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②。确实，英年早逝的菲茨杰拉德是可以比肩与他同时代的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福克纳的。

但对菲茨杰拉德究竟属于哪种文学传统，人们仍莫衷一是。有人说他属于现代主义中的“迷惘的一代”作家之列，而实际上“迷惘的一代”中大部分作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有人说他的创作属于美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理由是他笔下的人物以及故事情节富有浪漫传奇色彩，而且他本人也承认受到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影响最大，持这一观点的论者占大多数。

菲茨杰拉德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到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和德莱赛的影响，一些批评家喜欢将《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以及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相比。菲茨杰拉德缺乏杰克·伦敦那样的愤怒抗议以及德莱赛那样的批判深度，但在菲茨杰拉德的笔下，悲剧性更加含蓄，更加耐人寻味，或者说，更带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情调。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文体风格上，深深地受着亨利·詹姆斯的影响，这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可找到不少印证。因此，艾略特称这部小说是“自从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所迈出的第一步”，就不足为奇了。一些评论也认为，菲茨杰拉德作品都是写上流社会人士的，他是上流社会的歌手，其创作“属于亨利·詹姆斯传统”，而詹姆斯的作品恰恰是描写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的，属于“高雅的现实主义”。菲茨杰拉德确实也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创造性地继承了亨利·詹姆斯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和狡诈这个传统，这在《冰宫》（*The Ice Palace*）、《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等作品中尤为突出，并有了更深的意义。如果说《此岸天堂》中阿默瑞在爱情上的悲欢离合还带有几分喜剧的色彩，《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毁灭仅仅是一出个人悲剧，那么，《夜色温柔》中人物的悲剧则富有更广泛的意义。

但应当看到，菲茨杰拉德的创作有着深刻的矛盾，“菲茨杰拉德并不崇拜财富或富裕人家，他仅仅生活在他们的金黄色眼睛里。他们是‘不同常人的’；青春时代始终生活在这一天地里的这位作家对他们是有着真正了解的；

① 见伊恩·欧斯比《美国五十部小说评介》，第208页。

② 卡津《在民族的土地上》，第250页。

他了解这些富人或财富，就如同海明威了解战争一样……”^① 菲茨杰拉德年轻时曾迷恋过金钱，但成名后又挥霍无度，深受金钱的毒害，因此他对金钱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一部上流社会的“金钱的罗曼史”^②。

我认为，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创作是复杂的，他既有着历史学家的那种客观性，试图真实地表现出“爵士时代”的时代精神，又同时具有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历史画面，塑造出一个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具有艺术真实的人物。同时，20世纪的西方文坛，现代主义各流派纷纷打起“反传统”的旗号，风靡一时的早期存在主义思潮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不能不对菲茨杰拉德产生一定的影响。菲茨杰拉德小说中既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成分，又富有浪漫传奇的色彩，还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学习了一些表现技巧。在某种程度上，菲茨杰拉德的创作可以说达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境地，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菲茨杰拉德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人物。“他写过轻佻的摩登女郎、骗子及缺乏男子气概的人们的行为举止。他对自己的童年进行过动人的描绘。他描写反目夫妻如何重归于好，描绘过北方与南方生活的悬殊差异，描述过美国人在欧洲怎么垮掉，描摹过富有天才的醉鬼们的自我折磨……”^③

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物既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共性，又有着鲜明迥异的个性，不少人物深深地打动着读者。在这些人物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阿默瑞、盖茨比、戴弗夫妇、罗斯玛丽、汉森、哈珀、戴立林坡、德克斯特等，这些人物构成了“爵士时代”画廊里的人物群像。把他们的特征加在一起，也是菲茨杰拉德本人性格特征和风度气质的最好体现。他们的追求金钱、及时行乐，反映了作者早年的拜金狂热和罗曼蒂克式的个人生活。他们的迷惘虚无则揭示出作者本人对资产阶级价值标准的怀疑。他们对社会的幻灭和反叛也就是作者对美国社会的无声抗议。在这些人物群像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菲

① 参见卡津《在民族的土地上》，第248页。

② 参阅马尔科姆·考利的文章《菲茨杰拉德——金钱的罗曼史》，载《美国文学丛刊》1982年第3期。

③ 参见《美国文学丛刊》，1982年第3期，第157-158页。

茨杰拉德夫妇那令人熟悉的身影和音容笑貌，我们同时也可以从菲茨杰拉德的身上窥见那些人物的个性特征之一斑。因此，菲茨杰拉德在谈到自己和书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承认：“我有时简直弄不清赛尔妲和我究竟是实有其人，还是我的哪部小说中的人物。”^①

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人物都想往上爬，按照《富家子弟》中汉森的父亲所希望的那样，成为社会上的“成功者”，也就是要成为拜伦式的英雄或杰克·伦敦式的强者。但他们获得成功的道路不尽相同，因而成功后的命运也各有所异。盖茨比获得大量钱财而发迹归来靠的是非法买卖；戴立林坡走上鸿运则靠的是拦路抢劫的拙劣手段；而迪克·戴弗获得年轻姑娘罗斯玛丽的钦慕则既靠了高雅的风度魅力，又靠了那善于诱人的社交手腕……他们中大多数人成功后又遇到各种不同的不幸甚至厄运，只有戴立林坡成为州参议员人选，成了他们中的佼佼者。

菲茨杰拉德的人物之所以能给人深刻的印象，除去人物本身的言谈举止和风度魅力外，另一重要之处则在于人物描写上的独特技巧。菲茨杰拉德善于调动各种艺术手法，来刻画他笔下的人物，我这里仅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印象式的肖像描写。这种手法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尤为突出。菲茨杰拉德描写人物，不以具体、逼真的描绘见长，却善于捕捉人物的精神特征。例如对一些次要人物的描写，作者通过卡罗威的印象来勾勒，而对盖茨比这个主要人物的描写，则通过耳闻的间接印象和目睹的直接印象来完成。在参加酒宴之前，卡罗威就多次听到有关盖茨比的一些逸闻旧事，在他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而在酒席宴上同他偶然相识时，则一下得出了这样的印象：他“不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三十一二岁年纪，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几乎有点可笑”。寥寥数语，就把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印象式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了。

二是细腻微妙的心理分析。菲茨杰拉德的肖像描写尚较简洁，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则相当细腻，有时甚至达到了詹姆斯那样细致入微的程度。在他的几部长篇小说中，这样的例证就屡见不鲜。《戴立林坡错了》这个短篇小说不过一万五千多字，而贯穿其间就有好几段心理分析，特别是对主人公决心不择手段向上爬时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更是描写得细腻真实：

^① 《美国文学丛刊》，1982年第3期，第149页。

走捷径则意味着摒弃早在孩提时代形成的处世哲学：成功来自对义务的忠实，作恶必将受到惩罚，或者行善终将得到好报——诚实的贫困要比堕落的富裕更幸福。

那就意味着要横下一条心。

……

在我轻信他人的那些年月里——他思考着——他们对我说，恶是一种肮脏的东西，就像弄脏的衣领那样泾渭分明。但在我看来，恶似乎只是一种艰难命运的形式而已……

在同一段心理分析中，菲茨杰拉德就采取了直接和间接两种手法，通过客观的分析和自我意识分析，把主人公犯罪前从犹豫不决直到横下一条心的内心斗争过程表现得细致无遗了。《夜色温柔》里，妮可儿患精神病住院时给迪克的信中，充满了狂乱的、不合语法、不合逻辑的呓语，作者虽未加渲染，但一个精神病人的变态心理和潜意识便跃然纸上了。后来随着妮可儿病情逐步好转，她的语言也就逐渐恢复正常了。

三是对比的描写手法。通过二者或三者以上的依次对比，更加衬托出主要人物的优雅完美，这在《夜色温柔》中用得比较频繁。例如在第一部第六章中，作者站在罗斯玛丽的角度，将宴会上的两个人进行了一番比较：

……厄尔·布雷迪来了，他惊奇地发现罗斯玛丽也在场。他的举止显得比在电影制片厂更加温和，仿佛他的不同性格是在大门口才显出来似的，于是罗斯玛丽当即将他和迪克·戴弗比较，结果毫不含糊地倾向后者。相形之下，厄尔·布雷迪似乎略显臃肿，有点缺乏教养……

通过这番对比，精神病医生戴弗在罗斯玛丽纯洁的心灵里更加高大完美了，而她和布雷迪导演的关系，就如同“电影里男女演员亲吻”那样转瞬即逝。

四是环境描写的烘托。菲茨杰拉德着意描写环境场景，并非为了单纯写景，而是借不同的环境场景来烘托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在《冰宫》中，菲茨杰拉德描写北方的冰天雪地和严寒气候，借以烘托表现出哈里的冷酷无情的心，最后写他在冰冷阴森的冰宫里突然甩开自己的情人哈珀时，更是显出了他那颗冷酷的心，并暗示着人情的淡薄。虽着墨不多，但通过这一系列环境描写的烘托，一个虚伪自私、缺乏人情味的人物的形象就跃

然纸上了。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纯文学处于不大景气的状态，但是我始终坚信，人类总是需要文学存在的空间的。多年来，我努力要编译一部经得起考验的非茨杰拉德文集；在多位从事文学翻译、教学和研究同行及崔人元编审的襄助下，现在终于克成其功。东方出版社慧眼识珠，决定出版这套多卷本《菲茨杰拉德文萃》。在此，我要对各位朋友和东方出版社表示感谢！

《菲茨杰拉德文萃》的面世，对热爱文学的读者朋友来说无疑是一大事，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和小资情调的读者朋友来说，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是相当有味道的盛宴；而对于喜欢村上春树和张爱玲作品的读者朋友来说，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更是值得一读。菲茨杰拉德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美国高速发展并成为世界主要强国的年代，其时的人情世道，跟当下的我们也有较多的契合。

《菲茨杰拉德文萃》荟萃了菲茨杰拉德的全部精品和重要作品，译者也都可说是一时之选。《菲茨杰拉德文萃》分为如下五卷：

《此岸天堂》（第一个中译本），《永恒之恋》（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首次中译《致赛尔姐》），《夜色温柔》，《爵士乐美人迷惘》（中短篇集），《最后的大亨》（首次中译本）。

我拉杂写了这些，充作《菲茨杰拉德文萃》的总译序，更多的评论还是请广大读者朋友去做吧。

王 宁

2010年春于北京清华园

目 录

菲茨杰拉德：一个时代的桂冠诗人和代言人	1
---------------------------	---

第一章	1
-----------	---

或许一个女人了解电影业的最佳方式就是先了解这样一个男人。

世界上有那么一种男人，无论他挑逗与否，任何女孩都会追逐他。我没有受到他的任何挑逗。但他喜欢我，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第二章	18
-----------	----

五分钟之后地震发生了。

没有一个世界没有英雄，斯塔尔就是英雄。旧帝国正在摇摇欲坠，到处都是剥落的泥土；但他依旧是他们的头儿，最后一位君主。当他们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们的招呼就是低声的欢呼。

第三章	24
-----------	----

他是电影行业的标志性人物。人们对他一举一动的关注就足以证明他领袖群伦的地位。

“现在谈谈她所做的事。”斯塔尔说，“在她出现在银幕上，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从开始至结束的所有时候，她想的都是与肯·威拉德睡觉。明白了么，威利？”

第四章	45
-----------	----

这意味着自己得被动地接受下一部影片，无论他喜欢它与否。这意味着自己的地位有一点点受损——有可能意味着他不能像刚才计划的那样娶第三任妻子。为此吵一架于事无补——如果你跟斯塔尔意见不一，你不能声张出去。斯塔尔是他的世界的大佬，他总是，几乎总是对的。

这种场合气氛往往相当紧张。他要看的是成果,几个月来购买、策划、写作、修改、确定演员、搭建布景、安排灯光、排演、拍摄,这一切一切之后的成果——是直感的灵光,还是才智的结晶?是庸懒的结果,还是汗水的结晶?折磨人的预演上映了,人们的心都悬着——这是来自前线的报告。

第五章 61

斯塔尔动人的黑眼睛注视我的双眸,我深信,他洞察我的心事。我就这样站着,不知过了多久,一动不动。……我凝视的其实并非斯塔尔本人,而是我剪了无数遍的斯塔尔的纸像:他的洞察一切的眼睛看穿了你的内心世界,但很快又回到宽大眉毛下的眼眶里,蕴藏着万千机谋;他的脸似乎从内里衰老,没有忧伤烦恼的纵横交错的皱纹——他的脸上似乎只有默默的内心斗争或是长期病患留下的苦行痕迹。

这是你的机会,斯塔尔。现在就抓住。这是属于你的女人。她能挽救你,她会让你操心,让你重新注入活力。她需要你的呵护,你有能力这么做。现在就拥有她——告诉她,把她带走。……

第六章 107

“我们能不能对外声称这个人是保加利亚来的音乐家什么的?”“他们现在不再乔装打扮了。在机场,他最后一次见到凯思琳,也遇到正乘另一架飞机返校的塞西莉亚。在飞机上,斯塔尔对自己采取的行动突然感到十分厌恶,他意识到这么做就把自己堕入布莱迪一样野蛮恶毒的一类人中去了。他决定取消谋杀,飞机在下一个机场降落后就打电报发出指令。但飞机出了事故,在下一站降落前坠毁了。斯塔尔死于坠机,谋杀也实施了。”

注 释 121

处于“未完成”语态的杰作 143

附录一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150

附录二 张爱玲和村上春树评论菲茨杰拉德 185

第一章

尽管从来没有在银幕上露过面，但我是在影艺圈里长大的。鲁道夫·瓦伦蒂诺^①参加了我的五岁生日聚会——人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记下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甚至在我理智之年到来之前，我就有机会看到影业大亨们纵横捭阖了。

我一度曾打算撰写我的回忆录《制片人的女儿》。但在十八岁的年龄，你绝不可能抽出时间做这样的事。不过也不妨事，因为即使写成了，恐怕也会像洛利·帕森斯^②的一本旧书一样单调乏味。我的父亲在电影业做事，就像别的男人从事棉纺业或钢铁业一样。我平静地接受这一既定现实。即便朝最坏处想，我接受好莱坞，也就像一个幽灵只能在一所房子里游荡一样地无可奈何。我知道，人们会以为影艺圈如何如何，但就我而言却是绝对的冷眼旁观。

这种话说说容易，但要让人理解却很难很难。当我在本宁顿^③读书时，一些英文老师表面上装着对好莱坞及其影片不屑一顾，暗地里却对它恨之入骨，似乎好莱坞的存在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甚至在此之前，当我在一个修道院时，一位和蔼可亲的矮小修女请我为她搞一本电影脚本，说她可以“教学生如何写作电影剧本”，就像先前教她们写作散文和短篇小说一样。我给她弄了一本电影脚本，我想她一定大大伤了一回脑筋，但我却一直未听说她在课堂上讲起过。她递回给我的时候，一副又生气又吃惊的神情——却未置一词。我则差不多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可以像我一样仅仅把好莱坞当作好莱坞，或者你可以对它嗤之以鼻，就像我们对待不懂的东西一样。好莱坞是可以认识的，但只能是雾里看花，稍纵即逝。到目前为止，事实上只有寥寥几个男人能够对它了如指掌。或许一个女人了解电影业的最佳方式就是先了解这样一个男人。

从飞机上看世界，我是熟悉的。从中学到大学，父亲总是让我们乘飞机

① 瓦伦蒂诺（1895~1926）：美国默片时代的电影明星，由其主演的无声影片《血与沙》、《酋长》等富有浪漫色彩，曾引起众多女影迷的狂热崇拜。——译注

② 帕森斯（1880~1972）：美国影评家，有名的“八卦”作者。——译注

③ 本宁顿：美国佛蒙特州的一所女子学院，1932年始开设艺术与社会科学课程。——译注

来往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在我上大学三年级那年姐姐死了以后，我便独自来回飞行。一路上总是让我想起她，总是让我感到阴郁和压抑。有时候飞机上会有我认识的电影人，偶而会有一位颇具吸引力的大学男生——但在大萧条时期^①不常有。在旅途中，每每想到埃莉诺，加之东、西海岸之间强烈的撕裂感，使我几乎难以真正入睡。直到我们离开田纳西州那些孤零零的小机场，这种感觉才好一些。

这种旅行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于是旅客们早早分为两类：一类马上睡觉，另一类则根本不睡。在我对面就坐着两个后一类乘客。从它们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相当肯定他们来自好莱坞。其中一位是因为他神态像好莱坞。这位中年犹太人一会儿神经质地说个没完，一会儿又陷入令人窒息的沉寂之中。他蜷伏在那儿，似乎随时准备着蹦出来。另一位三十来岁，有些苍白，相貌平常，身体壮实。我敢肯定以前曾经见过他，或许他到过我家吧。但很有可能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所以他没有认出我，我也不介意。

空中小姐身材高挑，漂亮，皮肤是迷人的浅黑色——正是电影人追逐的那一类。她问我是否可以为我整理铺位。

“哦，还有，你要阿斯匹林——”她背着座位边上，身子随着6月的飓风来回晃动，“还是宁比泰？”

“不用。”

“我一直忙着照应其他人，都没有时间问问你。”她在我身边坐了下来，用安全带把我们两人都系好。“你要口香糖吗？”这句话倒提醒我吐出索然无味地咀嚼了几个小时的口香糖。我把口香糖裹在一页杂志里，放进自动烟灰缸。

“我总是能看出有些人是好人，”空姐赞许地说，“要是他们在放口香糖之前用纸裹起来的话！”

机舱仍在颠簸。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坐了一会儿。在这两餐之间的黄昏时光，机舱有些像一间豪华餐厅。我们都在茫无目的地消磨时间。我想，即使空姐本人也要不停地提醒自己何以呆在这儿。

她和我谈起了一位我认识的年轻女演员。两年前，她与这位女演员一起飞到西部。这时正是大萧条的谷底时期，她一直凝视着窗外，目光专注，空姐觉得她考虑跳出去。但她似乎并不害怕贫穷，只是恐惧革命。

^① 大萧条时期：始自1929年10月美国股票交易所的崩盘，造成美国及世界性的金融和社会危机，一直延续到整个1930年代。——译注

“我知道母亲跟我该怎么办，”她向空姐倾诉，“我们要逃到黄石去。在那儿我们会过着简朴的生活，直到风暴平息。然后，我们会回来。他们不会连艺术家都杀的——你说是吧？”

她的话说得我也兴奋起来。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女演员和她的母亲被心善的托利熊喂养，它们给她们带来蜂蜜；温顺的小鹿从母鹿那里带来多余的乳汁。夜晚，它们在附近徜徉，给她们睡觉当枕头。轮到我说时，我向空姐谈起在那些风云变幻的日子里，有那么一位律师和一位导演一天夜里前来将他们的计划告诉我的父亲。如果补助军^①征服了华盛顿，律师在萨克拉门托河上藏了一条船，他会划着小船逆流而上，过几个月再返回来，“因为在一场革命之后，他们总是需要律师来维护法纪。”

导演则是更倾向于失败主义。他已准备好了一套旧衣服，还有衬衫，鞋子之类——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是他自己的还是从道具部门拿来的。他说他要从此消失在普通百姓中。我记得父亲说：“但是他们会看你的手！他们会知道你已多年没有干体力活了。此外，他们还会向你索要工会会员证。”我记得导演的脸马上挂了下来，在吃甜点时他是那样的郁郁寡欢。他们的话在我听起来是那么滑稽有趣而又微不足道。

“你父亲是一位演员吗，布莱迪小姐？”空姐问道，“我肯定听说过他的名字。”

一听到布莱迪的名字，过道两边的男人们都抬起了头。他们斜着眼看，这是好莱坞特有的目光，目光似乎永远是从肩头掷过来的。那位皮肤苍白、身体壮实的年轻人随即解开安全带，站到我们身边的过道上。

“你就是塞西莉亚·布莱迪？”他以责备的口气问道，好像我一直在瞒着他似的，“我早就觉得似曾相识。我是威利·怀特呀！”

他原本不必自我介绍——因为就在这时候，一个新的声音响了起来，“留心脚下，威利！”一个男人^②在过道中从他身边擦身而过，朝座舱方向走去。威利·怀特吃了一惊，在他身后挑衅式地嚷道——只是晚了一点：“我只听从飞行员的指令！”

我听得这是好莱坞巨头跟手下人的打趣话。

① 补助军：1932年，数以千计的一战老兵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要求政府支付补助金，被政府军队驱散。——译注

② 一个男人：这是本书主人公门罗·斯塔尔第一次出场。塞西莉亚暗恋他已有两年之久，而没有识别出他的声音和身材，有点古怪。——译注

空姐责备他说：“不要这么嚷嚷，还有旅客在睡觉。”

此刻，我看到过道对面坐着的那个中年犹太人也站了起来，用一种不顾体面、毫无顾忌的目光紧盯着刚刚走过的那个男人——实际上只是盯着他的后背。当他走出我的视野时，那个人侧身挥挥手，像是表示再见。

我问空姐：“他是副驾驶吗？”

她解开系着我俩的安全带，打算把我托给威利·怀特照管。

“不，那是史密斯先生。他有一间私人包间——新婚包间——不过只有他一人享用。副驾驶总是穿着制服。”她站起身，“我去看看飞机是否在纳什维尔降落。”

威利·怀特神色慌张。

“怎么啦？”

“密西西比峡谷起了风暴。”

“那不是说我们得在这儿呆上一整夜？”

“要是风暴不息的话！”

机身突然向下一沉，显示风暴不会停歇。威利猛地摔到我对面的座位上，空姐被抛向座舱方向，那个犹太人又被扔到座位上去。一阵惯乘飞机的人略带嫌做作的沉着的抱怨之后，我们又安顿下来。

接下来是介绍。

“布莱迪小姐，这位是舒尔茨先生，”威利·怀特说道，“他也是你父亲的好朋友。”

舒尔茨先生猛烈地点着头，以致我几乎听到他在说：

“没错。上帝可以见证，没错！”

在他一生中的某一时刻，他或许可以大声说出来——但显然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遇见他就像遇见一个刚刚参加了赤手空拳的斗殴、被打趴在地上的朋友，你盯住你的朋友问：“怎么啦？”而他牙齿打掉了，嘴唇红肿，只能嘟嘟囔囔地回答着什么，甚至都不能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舒尔茨先生其貌不扬。他那夸张的波斯斜鼻子和歪斜的眼影与我父亲那向上翘的鼻孔的爱尔兰红一样地顽艳。

“纳什维尔！”威利·怀特叫了起来，“那么说，我们得去住旅馆了。我们得到明天晚上才能到西海岸了。天哪，我就出生在纳什维尔。”

“依我看，你会庆幸重返故土。”

“绝对不！我有十五年没回去了，我希望永远也不再回到那个鬼地方！”

但是他会回到那里，因为飞机正在毫无疑问地降落，就像爱丽丝在兔洞